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
本



桃 园

废名田园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44.571

FM

C-3

44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桃园

52B-1

废名田园小说选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桃 园

废名田园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8 印张 176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631—0490—9/G·288

全套(18 册) 总定价:99.00 元

目 录

袖子.....	(1)
浣衣母	(11)
阿妹	(19)
火神庙的和尚	(28)
竹林的故事	(37)
河上柳	(44)
桃园	(48)
菱荡	(56)
小五放牛	(61)
四火	(65)
文公庙	(83)
金银花	(91)
洲	(94)
万寿宫	(97)
芭茅	(99)
习字.....	(102)
“送路灯”.....	(105)
瞎人.....	(109)
碑.....	(112)
灯.....	(117)
清明.....	(121)

柚 子

柚子是我姨妈，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。妻比柚子大两岁，我比妻小一岁；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，柚子却一定称我作哥哥。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；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，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，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，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，我和她的中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，从没畅畅快快的玩耍过，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。

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。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，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，都感不着兴趣，出城不过三里，有一座热闹村庄，妻的家便在那里。何况我们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。

我同别的孩子一样，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，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，不同的地方是，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——父亲再不能说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。我穿着簇新的衣服，大踏步跑去拜年，柚子早站在门口，大笑大嚷的接着——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，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（现在想起来，也许是我的家运胜过她的缘故）。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——我的妻除外——都团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，谁播得汉字那一面，谁就算输。在这伙伴当中，要以我为最大量。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，柚

手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，我却几乎要得一文也没有。柚子忽然停住了，很窘急的望着我，我也不睬她，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要。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，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。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：“焱哥，不要再要吧！”我很气贫的答她：“谁向你借不成！”

许多糖果当中，我最爱的是饴糖。每逢年底，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，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，拿回家来，盛在小小的釉罐里，作我正月的杂糖。柚子本不像我贪吃，为我预备着的东西，却也一定为她预备一份。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，而且反复说道，反正只有这么多，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。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，我的手却由不得我，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。吃得最厉害，要算清早睁开眼睛睡在床上的时候——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。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，白天里偷柚子名下。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，但她并不作声。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。

外祖母的村庄，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，河东约半里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。清明时节，满山杜鹃，从河坝上望去，疑心是唱神戏的台篷——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。这是我们男孩子唯一的戏，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唯一的贡献。放牛的小孩，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，他们把系在牛鼻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，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，我们走上山顶折杜鹃。我捏着花回去，望见柚子在门口，便笑嘻嘻的扬起手来；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：“焱哥替芹姐折花回来了！”其实我折花的时候，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“芹姐”的我的妻。柚子接着花，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。

杜鹃花，
 朵朵红，
 爷娘比我一条龙。
 哥莫怨，
 嫂莫嫌，
 用心养我四年；
 好田好地我不要……

.....

“柚子只要好妆奁！”我得意极了，报复柚子刚才的嘲弄。

抱村的小河，下流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；滨湖的居民，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，把长在湖底的水草，用竹稿子卷起，堆在陆地上面，等待次年三四月间，用木筏运载上来，卖给上乡人做肥料。外祖母的田庄颇多，隔年便托人湖草定着。我同柚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，见了载草的筏，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，要是那天中午到筏，那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。我比柚子固然更性急，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，有时候得冒火，帮着她拿剪刀同线，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。白皑皑的沙滩上，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；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跨上跨下；四五个婀娜的小孩，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；拣粪的大孩子，手里拿着铁铲，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。这小孩中的主人，要算我同柚子了，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。这湖草同麻一般长，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，我们拾了起来，系在线上，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。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顶好，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，套数也更多哩。

我小时候喜吃菜心——现在也还是这样，据说家里每逢吃

菜心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念我。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，茎短而粗，把它割下来，剥去外层的皮，剩下嫩的部分，我们叫菜心；烹调的方法，最好和着豆粩一齐煮。这固然也是蔬菜，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；外祖母园里采回的，可说是我一个人独享的了，柚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。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总是牵我同柚子一路去。说是割春菜，不但我喜得做猪崽叫，在外祖母也确是一年最得意的收获；柚子呢，口里虽然说，“你有好的吃了”，仿佛是妒我，看她遇见一棵很肥硕的，却又大大的喊起“焱哥！焱哥”来了。

夏天的晚上，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；倘若有月亮，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——不知不觉也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。女的在场的一角平排坐着，一会儿唱月亮歌，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；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，一个站开几步，抬头望月亮，一个拿块瓦片，挨次触着坐着的手，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，猜着了，归被猜的人出来望，否则仍然是她望。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，最热闹的自然是我，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，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。我愤极了，听得那边低语：“看你的焱哥！”接着是柚子的声音：“衣服弄坏了！衣服弄坏了！”

我们一年长大一年了。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。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，以前同妻一路玩耍，不过莫名其妙的怕别人笑放，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。那年三月，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，经过我的族人门口，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婶娘，请外祖母进去坐坐，并且指着柚子道：“这是奶奶的孙女儿，我们家的媳妇？”柚子的脸色，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，我也笑着不大过意。同年六月，我进县里的小学，柚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。在这几年当中，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

村庄，但是，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，不准我自由走亲戚；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，又找不着别的借口。有一回因到姨妈家去，柚子适逢在家，害了几个月的病，起不下床来，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一声好。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，在家的机会更少，我的记忆里的柚子也渐渐忘却了。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——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，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。姨妈的家况，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，却总不外乎叹息。

据说外祖母替姨妈订婚的时候，两头家势都很相称。姨妈的公公，为人忠厚，又没有一定的职业，不上几年工夫，家产渐渐卖完了。姨妈初去，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，却还属自己——后来也典给别人。外祖母家这里正兴旺，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，商量姨妈的公公，请他把姨父分开，欠人的债项，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。从此姨父姨妈两人，由乡村搬到县城，凭了外祖母的资本，开一所染店。我在十二岁以前，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，因为住在街上开店，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，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，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戴的，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，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；当时稍为有点想不通的，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。姨父晚年多病，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。两表兄丝毫不杂点城市的习气，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，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，而且同我一样，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，成日同姨妈计划，只要怎样怎样，便可怎样怎样，因了舅爷的面子，借得很多的资本，于旧店以外，新开几个分店。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那的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，见了母亲，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，统行哭出来了。母亲故作宽解——却也是实情：“外祖母活在，更难堪哩！姨妈这样不幸！”母亲说，两表兄新开各店，

生意都没有起色，每年欠人的债息，无力偿还；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，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；柚子呢，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屋里，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，屋主而且也是债主，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。母亲又极力称赞柚子的驯良，“没有她，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。”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；记起柚子，很想会她一会，却也只能会一面，不再有别的感触。

到家第三天下午，告诉母亲，去看看姨妈；母亲说，不能走前街，因为前门是关着的，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。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，坦中间有一座坟，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，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，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，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。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，首先望见的是那碑，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，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。忽然间几只洒水的鸭扑的作响。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，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，——她停住了！“不是我的姦儿吗？”“呵，姨妈！”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！颧骨突起，令人疑心是个骷髅。姨妈引我进门，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，满堆些杂乱的稻草，竿子却还剩下几根；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，也横倒在地上，上面尽沾些污泥。踩石的形状，同旧式银子相仿，用来碾压头号的布的，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：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，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，踩布的师傅，两手支着木梁，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，左右摇动。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，那师傅总装着恐吓的势子，对我说“跌下来了”的话。姨妈的口气，与平时完全两样，一面走一面说着，“只有望我的儿发达！”要在平时，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兄弟上进，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比做官的差意思。我慢慢地开着步子，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，而且

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。屋子里非常静寂，暗黑，只有接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。进了这间，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。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；现在有一张木床，床上只缺少了帐子；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盒；另外是炉子，水缸，同一堆木柴。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。姨妈似笑似惭，终于哭起来了。我也哭起来了，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：

“柚……柚子妹妹呢？”

“她……她到……东头……邻舍家里去了。”

我不能够多问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口送我出来，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，同我母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妈，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，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，笑着，争闹着的柚子妹妹。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，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。临了仍然落到柚子，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柚子的身上。

那年秋天，我结婚了。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，彼此谈笑，高兴得非常——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怆然的影子，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。

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，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，我同我的母亲，舅爷，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。母亲哭个不休，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。我看着母亲哭，心里自然是不好过，却又有自己的一桩幻想：“倘若目及我同芹……欢送孙女儿呢？还是欢迎外孙媳？”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，其时半轮月亮，挂在深蓝空中，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，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。我忽然问她：“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？倘若同柚子一样，一块儿……”

“柚子……”

我无意间提起柚子，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，接着两人没有言语，好像一对寒蝉。柚子呵！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。

“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？”我突然问。

“我们婚期前一月，我父亲接她到我家，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我家呢？母亲也曾打发人去接她。”

“她也向我谈过，这里的女伴儿多，没有合身的衣服。”

“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。”

“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很了。”

“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，她却不在家。”

“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——帮他们缝补衣服。姨妈的粮食，多半还由她赚回哩。”

“她两位嫂嫂呢？”

“各自回娘家去了。柚子同我谈及她们，总是摇头，成日里怨天恨地，还得她来解劝。”

我渐渐感着寒意了。推开帐子，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，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。妻起来把窗关着，随又告诉我，姨妈有意送柚子到婆家去，但公姑先后死了，丈夫在人家店里，刚刚做满了三年学徒，去了也是没有依恃的。

“现在是怎样一个柚子呢？”我背地里时刻这样想。每逢兴高采烈的同妻话旧，结果总是我不作声，她也只有叹气。我有时拿一本书倒在床上，忽然又摔在一边，张开眼睛望着帐顶；妻这时坐在床面前的椅子上，不时把眼睛离开手里缝着的东西，向我一瞥，后来乘机问道：

“有什么使你烦恼的事呢？请告诉我，不然我也烦恼。”

“我——我想于柚子未到婆家以前，看一看她的丈夫。”

去年寒假，我由北京回家，姨妈的讼事，仍然没有了结，而且姨父已经拘在监狱里了。我想，再是忍无可忍的了，跑到与那屋子很是要好的一位绅士处，请他设法转圜。结果因姨父被拘的缘故，债权取消，另外给四十千出屋的费用。这宗款项，姨妈并不顾忌两位嫂嫂，留十五千将来替柚子购办被帐，其余的偿还米店的陈欠，取回当店里的几件棉衣，剩下只有可以杂得五斗米的数目了。

出屋那一天，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，我的母亲托我的一位邻人去探看情形，因为习惯的势力，我们亲戚家是不能随意去的。下午，那邻人把姨妈同柚子带到我家来了！这柚子完全不是我记忆里的柚子了，却也不见得如妻所说那样为难人家的女儿；身材很高，颜面也很丰满，见了我，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“姦哥”。我几乎忘却柚子是为什么到我家来，也不知道到堂屋里去慰问含泪的姨妈；心里好像有所思，口里好像有所讲，却又没有思的，没有讲的。柚子并不同我多讲话，也不同家里任何人多讲话，跟着她的芹姐笔直到房里去。后来母亲向我说，母女两人预备明天回原来乡间的旧居——不是曾经典给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，是向一位族人暂借的一间房子，今天快黑了，只得来我家寄宿一夜。

天对于我的姨妈真是残酷极了，我还在睡在床上，忽然下起大雨来了！我想，姨妈无论如何不能在我家逗留，因为明夜就是除夕；柚子总一定可以，因为她还是女孩子，孩子得在亲戚家过年，她从前在外祖母家便是好例。但是，起来，看见柚子问妻借钉鞋！我不禁大声诧异：“柚子也回去吗？千万行不得！”妻很窘的向我说，姨妈非要柚子同去不可，来年今日，也许在婆家。我还有什么勇气反抗妻的话呢？

吃过早饭，我眼看着十年久别，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，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，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，渐渐走不见了。

1923 年 4 月

浣衣母

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之后，这条街上，每到散在门口空坦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，年老的婆子们，按着平素的交情，自然的聚成许多小堆；诧异，叹惜而又有点愉快的摆着头：“从那里说起！”孩子们也一伙伙团在墙角做他们的游戏，厌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，跑去抓住妈妈的衣裙，无意的得到妈妈眼睛的横视；倘若还不知退避，头上便是一凿。远远听得嚷走“爸爸”来了，妈妈的聚会不知不觉也就拆散，各瞄着大早出门，现在又拖着鞋子慢步走近家来的老板，骂声孩子不该这样纠累了爸爸，随即从屋子里端出一木盆水，给爸爸洗脚。

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，谁也会骂：“仔细！阎王钩舌头！”但是，王妈，从来不轻于讲话，同李妈又是那样亲密。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，谈笑几句也就罢了，反正是少有守到终头的；但是，李妈受尽了全城的尊敬，年纪又是这么高。

李妈今年五十岁。除掉祖父们常说李妈曾经住过高大的瓦屋，大家所知道的，是李妈的茅草房。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土坡上，背后是城墙，左是沙滩，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，前面流着包围且城的小河，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。

李妈的李爷，也只有祖父们知道，是一个酒鬼；当李妈还年轻，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，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，留给李妈的：两个哥儿，一个驼背姑娘，另外便是这间茅草房。

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，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。孩子都还小，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，吃不上三碗就饱了；太太们也不像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，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，总是很客气的留着，非待用过饭，不让回去；所以李妈并没实在感到穷的苦处。朝前望，又满布着欢喜：将来儿子成立……

李妈的异乎同行当的婆子，从她的纸扎的玩具似的一对脚，也可以看得出来——她的不适宜这行当的地方，也就在这一点上。太阳落山以前，倘若站在城门旁边，可以看见一个轻巧的中年妇人，提着空篮，一步一伸腰，从街走近城；出了城门，篮子脱下手腕，倚着茅壁呻吟一声，当作换气；随即从茅壁里走出七八岁的姑娘，鸭子似的摆近篮子，拣起来：“妈妈！”

李妈虽没有当着人前诅咒她的命运，她的命运不是她做孩子时所猜想的，也绝不存个念头驼背姑娘将来也会如此的，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。每天大早起来，首先替驼背姑娘，同自己的母亲以前替自己一样，做那不可间断的工作。驼背姑娘没有李妈少女时爱好，不知道忍住疼痛，动不动喊哭起来，这是李妈恼怒的时候了，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摔：“不知事的丫头！”驼背姑娘被别的孩子的母亲所夸奖而且视为模范的，也就在渐渐显出能够赶得上李妈的成绩，不过她是最驯良的孩子，不知道炫长——这长处实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。

男孩子不上十岁，一个个送到城里去做艺徒。照例，艺徒在未滿三年以前不准回家，李妈的哥儿却有点不受支配，师傅令他下河挑水，别人来往两三趟的工夫，他一趟还不够。人都责备李妈教训不严，但是，做母亲的拿得出几大的威风呢？李妈只有哭了。这时也发点牢骚：“酒鬼害我！”驼背姑娘也最伶俐，不奈何哥哥，用心服侍妈妈；李妈趁着太阳还不厉害，下河洗衣，她便像

干偷窃的勾当一般，很匆忙的把早饭弄好——只有她自己以为好罢了；李妈回来，她张惶的带笑，站在门口。

“弄谁饭？——你！”

“.....”

“糟蹋粮食！丫头！”

李妈的气愤，统行吐在驼背姑娘头上了。驼背姑娘再也不能够笑，呜呜咽咽的哭着。她不是怪妈妈，也不是恼哥哥，酒鬼父亲脑子里连影子也没有，更说不上怨，她只是呜呜咽咽的哭着。李妈放下衣篮，坐在门槛上，又把她拉在怀里，理一理她的因为匆忙而散到额上的头发。

从茅草房东走不远，平铺于城墙与河之间，有一块很大的荒地，高高低低，满些些坟坡。李妈的城外的唯一的邻居，没有李妈容易度日，老板在家当长工，孩子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止，那受了李妈不少的帮助的王妈，便在荒地的西头。夜晚，王妈门口很是热闹，大孩子固然也做艺徒去了，滚在地下的两三岁的宝贝以及他们的爸爸，不比李妈同驼背姑娘只是冷冷的坐着。驼背姑娘有一种特别本领——低声唱歌，尤其是学妇人们的啼哭；倘若有一个生人从城门经过，不知道她身体上的缺点，一定感着温柔的可爱——同她认识久了，她也着实可爱。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时候，每每发出这样的惊问：“鬼火？”李妈也偏头望着她手指的方向，随即是一声喝：“王妈家的灯光！”

春夏间河水涨发，王妈的老板从城里散工回来，瞧一瞧李妈茅草房没有罅隙地方，李妈虔心信托他的报告，说是不妨，也就同平常一样睡觉，不过时间稍微延迟一点罢了。流水激着桥柱，打破死一般的静寂，在这静寂的喧嚣当中，偶然听见尖锐而微弱的声音，便是驼背姑娘从梦里惊醒喊叫妈妈；李妈也不像正在酣